

歷史與空間

■ 雁 翔

《西行漫記》背後的故事

好書如美酒，越久越醇厚。周末整理書櫃，無意間翻出一本1939年三聯書局出版的《西行漫記》，這是家父當年的藏書。雖紙已發黃，書角亦有破損，但字跡尚算清晰。過去我曾讀過無數遍。解放後，《西行漫記》一書恢復原名《紅星照耀中國》出版達百萬冊，影響之廣眾所周知。最近，峨眉電影集團為慶祝新中國70周年華誕拍攝的獻禮影片《紅星照耀中國》甫在全國上演，再引轟動。11月7日，在美國洛杉磯荷里活舉行的第15屆中美電影節上，《紅星照耀中國》又榮膺第15屆中美電影節評委會「金天使獎」大獎。

今年恰逢《西行漫記》出版80周年，筆者不禁想起該書作者——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（Edgar Snow）的光輝人生和塵封已久的歷史珍聞。

1928年，23歲的美國青年埃德加·斯諾以見習記者身份派駐中國，到上海擔任英文周刊《密勒氏評論報》助理編輯。他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「施樂」，寓意給人以快樂。1931年，斯諾在上海一家咖啡館秘密拜見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女士。孫夫人講述了中國的政治內幕、歷史概況和她為民權保障同盟所做的工作，斯諾深深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，兩人由此結下深厚友誼。此後斯諾出任多家歐美媒體駐華記者，1935年還偕妻子勇敢參與了「一二·九」運動。

1934年紅軍長征的傳聞令斯諾十分驚奇，翌年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，他決心前往採訪。但當時國民黨「剿共」正緊，局勢艱險，他就請孫夫人幫忙。在宋周密安排和愛國將領張學良協助下，斯諾衝破國民黨重重阻撓，終於1936年6月抵達延安，採訪到了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士，深入了解到陝甘寧邊區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民生，他還首次向國外披露了毛澤東的七律《長征》。

經過四個月艱苦採訪，斯諾寫下大量通訊報道，最終集結為《紅星照耀中國》一書。1937年他將該書交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

出版，在西方世界產生巨大轟動。國外媒體熱評「此書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，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震驚世界！」當年底，斯諾在上海秘密約見集記者、編輯、作家、翻譯家、出版人於一身的新聞出版界名人胡愈之。在下榻旅館裡，他將剛從英國寄來的英文新書《紅星照耀中國》遞給胡愈之，希望他將此書介紹給中國讀者。見多識廣的胡愈之接過一看如獲至寶激動萬分，認識到它將產生轟動效應，當即決定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。

當時西安事變剛過，蔣介石驚魂未定，國內政局撲朔迷離，出版革命書籍談何容易？胡愈之先聯絡十幾位文化宣傳界有識之士，商議出書之事。他說：「國民黨封鎖蘇區內幕，大肆污蔑中共，現在提倡國共合作抗日，本書如能在滬出版，必能幫助廣大民眾了解中共紅軍長征真相，為全民抗日產生強大精神動力！」

大伙對胡愈之之言極表贊同，但當時國統區對進步書籍審查很嚴，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於出版。胡愈之毅然決定新創一家出版社，社址就設在自己的家。他親任主編，請鄭振鐸、周建人、許廣平、張宗麟、王任叔等人為編輯。為安全起見，決定將政治色彩較濃的書名《紅星照耀中國》改成比較文藝化的新名——《西行漫記》。

全書共12章30萬字，為盡快付梓，胡愈之將原書拆開，讓十幾位同人分別翻譯，大家都是高手，不到一個月就大功告成。為解決印書經費，胡愈之想出兩個方案：每位譯者各捐幾十元，再向社會發售「預定券」。每本書定價2.5元，用預定券購買則只需一元，就解決了經費問題。當時商務印書館已內遷湖南，胡愈之便四處尋找排印工人。在艱難環境下，不到兩個月就完成翻譯、校對、設計、籌資、印刷、裝訂等全部工序，還新增了英文版沒有的照片。當斯諾拿到新出的《西行漫記》後高興地歡呼：「我雖是作者，書中故事卻是中國革命者創造的！」《西行漫記》第一版印了2,000冊，很快



■1936年的毛澤東與斯諾。 網上圖片

搶售一空，又增印第二版、第三版和第四版，在香港和海外華埠翻印本更不計其數，發行情高達十餘萬冊。《西行漫記》的出版發行，讓無數國人和華僑得知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始末，也看到新中國的希望。雖然在「國統區」被定為禁書，影響卻一夜爆紅不脛而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也出資買了大量《西行漫記》和《魯迅全集》等進步書籍，並燙上「杜月笙贈」的金字送給普通市民和上海各大圖書館。此舉大大鼓舞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，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正是讀着《西行漫記》而奔赴延安。很快，《西行漫記》又被譯成俄、法、日、西班牙等近二十種文字，讀者達億萬，成為許多國家暢銷書和研究中國的必備書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埃德加·斯諾曾三次訪華，受到毛主席、周總理的親切接見。還登上天安門觀摩國慶大遊行。1972年他在瑞士逝世後，中國政府遵其遺願將一部分骨灰葬於北大校園。宋慶齡在《中國建設》雜誌上撰寫英文悼文說：「中國人民永遠以感激的心情記得埃德加·斯諾這位致力於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動家。太平洋兩岸的子孫後代將受斯諾之惠，他留下的遺產有助於他們研究中國歷史……」

胡愈之先生解放後先後出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和國家出版總署署長，後又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。晚年，胡愈之常常不無自豪道：「如果我這輩子有一點貢獻，當年出版《西行漫記》應該是第一個！」雁翔詩云——

西行漫記八十載，
紅星依然照心懷。
滄海桑田天地變，
斯諾貢獻今猶在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「陀槍老總」之死

學校停課，有勤勉學生數人，因上一堂曾述及一九三五年有所謂「陀槍老總」被槍殺事件，「餘興」未盡，特登門細問。於是，翻出剪報資料，以茲佐證，細述一番。

「陀槍老總」黎工欽，當年為《工商晚報》總編輯，亦為小報《探海燈》督印人，言論偏激，對日軍和廣州時局嚴詞批評，不遺餘力，雖屢接電話恐嚇，仍「勇往直前」，並云：「就算你殺倒我黎某一個，還有千萬個的黎某挺身起來，把你們的邪惡殘餘趕走。」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，有兇徒在深水埗向他襲擊，惟槍支失靈，兇徒怒將他打傷。自此之後，即「陀槍」上班，以防不測。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利源東街，被喬裝苦力的兇徒連開兩槍倒地。四日後不治逝世。警方曾懸紅緝捕，唯一直未獲。

據推測，兇手一為日方所派，二為廣州當局所為，無論何種死因，黎工欽與《探海燈》另一辣筆蘇守潔因北上廣州後人間

蒸發，同為千古懸案。

黎工欽於十二月二十日不治，二十一日《工商日報》有篇報道甚詳，是第一手的資料，值得引述：

「查黎君自入醫院後、十六日下午熱度與脈搏速度均已稍減、但因大小腸俱已被子彈穿過、故情形仍異常嚴重、直至十六晚夜深、則又轉覺辛苦、大便且由口嘔出、經醫生洗胃後、始稍覺安寧、至十七日各同事往醫院探訪、見其精神面色均已轉佳、答謝各同事之慰問聲浪亦頗雄壯、至十八日、黎之傷勢忽又轉劇、熱度與脈搏均增加、且痛苦呻吟不已、下午六時至八時之間則更甚、兩小時內曾嘔吐數次、每嘔吐後、即覺氣逆不順、且痛苦呻吟不已、當晚精神曾一度轉佳、並語其弟曰、我必不致死、汝須努力前途、愛惜光陰、孝順母親、毋為我念等語、至昨晨二時黎君益覺痛苦、情形更趨危險、狀態失常、語言已亂、雖經醫師極力施救、仍未能轉機、至五時零五分、卒告斃命、據醫院消息、當昨晨二時發覺黎君失卻常態時、經醫生代其施以壯心之注射、旋見其酣睡、惟至四時五十分鐘、彼因劇痛掙扎不已、其實已不能言語、約二十分鐘後、遂告氣絕云、又當其彌留之際、曾對其弟云、本人待人接物、均以誠相見、絕無私仇、其助者、莫不鼎力維持、月中薪金所入、恒泰奉助諸親朋、遂至兩袖清風、身後蕭條、遺下七旬老母、寡婦孤兒、嗷嗷待哺、來日方長、此實人天之極哀。」

黎工欽死時年僅四十四歲，正值精壯奮進之年；而最堪哀嘆的是，身後淒涼到極，該文說：「查黎君生平豪邁、戚友求其助者、莫不鼎力維持、月中薪金所入、恒泰奉助諸親朋、遂至兩袖清風、身後蕭條、遺下七旬老母、寡婦孤兒、嗷嗷待哺、來日方長、此實人天之極哀。」

不過，有學子聽後突言，黎工欽是否亂作新聞，渲染誇大，致罹殺身之禍，這或違新聞道德。我說：「這還須深入查證，不敢妄言也。」



■1935年12月21日《工商日報》消息。 作者提供

民間文學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硬撐，死雞撐飯蓋，跌落地掙番搥沙，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



書面語中，「硬撐」也作「硬挺」，當然有支持的意思，但是這裡的「硬」指勉強；與粵語的「頂硬上」意近。通常在看到某人在做一件力有不逮的事時會勸喻他/她不要「硬撐」。

示例1：
病了就請個病假在家休息，不要「硬撐」上班去！

「硬」指強硬，那廣東人所說的「硬撐」就有強烈堅持的意味，與「死撐」意近。對那些「捱得」、「硬淨」（「淨」讀「鄭」），即面對困境仍可堅持的人，廣東人也會說他們「硬撐」。

示例2：
對位上考，除非認住「劈炮唔撈」（主動離職）啫，唔係就無謂同佢「硬撐」（作強烈堅持）喇！有位單親媽媽，為吃餐巨屋企個三條「化骨龍」（未出身子女的戲稱），打足三份工，每日十八粒

鐘，係人見到都話佢「硬撐」（捱得/硬淨）！

對於那些如圖A中「衰咗」（處於被動、失敗或事情敗露），卻又「唔認真/唔認錯/唔認輸」（不服輸），還諸多藉口，試圖把已有定案的事物推翻的一類人，廣東人多會說他們：

嘴硬/口硬（「硬嘴」、「狡辯」、「固執」）
死撐/死撐爛撐、死頂、死拗（諸多辯駁）
不過，說到傳神，則莫如以下一句：

死雞撐飯蓋
把一隻已宰及去毛的雞放進鍋裡蒸；過程中，被判定已死的雞竟然雙腳硬挺，把鍋蓋踢翻。這現象不難理解——人死時會「兩腳一伸」，「死雞」受熱後也會出現類反應。無怪此話也有以下的版本：

死雞撐硬腳
外省人也有相類的版本：
鴨子死了嘴還硬；死了的鴨子——嘴硬
無論是哪個版本，意思都是「死」了的雞/鴨還在「撐」着，所以就有「死撐」的意思。至於為何「撐」的指定是「飯蓋」，而不是一般的「鍋蓋」，筆者認為另有內情——以下一句才是原本：

死雞撐翻蓋
原來「飯/faan6」是「翻/faan1」的諧音而已。
圖B中的人可能一時不慎摔在地上。為了掩飾此一醜態，他編造出以下一個牽強的說法：
跌落地掙番搥沙/撻落地掙番搥沙
其實，此話專門用以譏諷那些在出醜後除不肯承認外還「夾硬兜」（想法子挽回面子）的人，與「死要面」意近，卻與「死雞撐飯蓋」有一定區別。就此粵俗，其讀法與寫法釋述如下：

「撻」，本字「跌/dit3」，變調母讀作「daat3/達6-3」
「地/dei6」，變調讀作「dei2」
「掙」，本字「拿/naa4」，變音讀作「啦1-2/laa2」
「番」，本字「返」，有「回」的意思
「搥」，讀作「zaa6/渣1-6」，有寫：「渣」、「咋」、「拏」、「托」。「一搥沙」相當於書面語中的「一把沙」，筆者認為「撻」只是由「把/baa2」音變而來。

民國初年，魯迅撰寫了一部影射中國民族普遍劣根性的《阿Q正傳》，當中描寫主角「阿Q」有種獨特心態使他不陷入失敗的氛圍中。此等「阿Q精神」不就是「跌落地掙番搥沙」嗎？

自古有云：
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；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
市井有話：

錯就要認，打就要企定
古人所言直指凡人都冇錯，「智者」、「賢者」、「為上者」也沒例外；不過如肯改過，沒有一件善事比這來得好。對於「打就要企定」，「打」借指被批評，那全句的意思就是須站定聽批評了。言下之意，犯錯者須放下無謂的自尊，誠意接受批評，在汲取教訓後把錯誤矯正過來；意圖作「死雞撐飯蓋」或「跌落地掙番搥沙」式的「硬撐」，只會火上加油、亂上添亂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長相思，將身浪裡狂

香港的局勢牽動全國人民的心。從此時此刻的香港，來到首都北京，參加這樣一場讀書活動的盛典，竟覺得有些奢侈。

感謝主辦方給我這個機會，代表「七十年七十城聯讀」活動收官城市香港發言。聯讀活動歷時半年，覆蓋72座城市，而首發城市重慶，是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，是我的故鄉。因此今天的活動，於我有特別的意義。根據活動主題，結合自己在香港十幾年的感受，談四點體會。

（一）香港的閱讀符號。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裡，香港有着極強的符號意義。一個是政治符號，香港被割讓作為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承載物，1997年回歸祖國被視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一座里程碑。另一個是經濟符號，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，半個世紀的經濟奇跡，使之成為當之無愧的國際金融中心 and 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。因了它的政治符號，我們對香港抱有特殊的偏愛，甚至有些嬌縱。因了它的經濟符號，我們對香港格外重視，在經貿安排、大型基建、區域規劃等方面時有牽就。

這兩個符號如此強勢，以致我們對香港的歷史閱讀，在很大程度上被符號化了。說起香港，每每強調的都是它的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。我們在很多時候忽略了，香港作為中西文化充分交融之地，始終擁有自己的社會風格和文化含義。它的社團文化、諮詢民主、法治傳統、契約精神，處處彰顯着自己的獨特存在。

（二）香港的文化特徵。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，曾經風行一時。後來又有人說，有過饒宗頤，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。這兩個表述，出於同樣的思維邏輯，反映了經院主義的文化觀和所謂主流文化的傲慢。其實，只要我們用包容的心靈去感悟文化的多樣性，就會發現，香港的文化土壤從來不曾板結，香港的文化產品任何時代都沒有缺席。

在香港的文化大觀園裡，固然有饒宗頤清癯的身影從國學殿堂翩然而來，也有四大天王的流行旋風從香江之濱掠過神州大地。金庸梁羽生的武俠江湖，激昂着幾代人的精神家園；遍佈全港的快速路和天橋

網，如城市血管流淌着以人為本的建築理念；六大宗教和眾多民間信仰，各有各的道場，相輔相生……還有生機勃勃的郊野公園，古韻悠悠的原住民村落，超現代的高樓大廈，老照片一般的街頭巷尾，共同構成了一片生意盎然的文化綠洲。這種多元文化的薈萃，舉世無雙，也許只有盛唐時期的敦煌，堪可比擬。

（三）香港的閱讀視野。香港的人口構成，決定了它的閱讀視野。二戰結束時，香港只有50萬人，到1953年驟增至250萬人，僅1949年就增加了近80萬人。這些人多數來自內地，不管是來自廣東的，上海的，福建的，或者內地其他地方的，他們的文化認同都是內地或內地某個城市，而不是香港。南來的知識分子，更有一種文化上的「國族想像」，與1949年遷徙台灣的知識分子一樣，不免生出「花果飄零」之歎。所以，那一代人的閱讀視野仍以修齊治平為魂，以大江南北為根。武俠世界的江湖豪傑，馳騁南嶺北漠，縱橫西域東海，天下之大，豈是香港這區區邊島容得下的。

然而，隨着香港與內地的長期區隔成為既成事實，戰後「嬰兒潮」一代逐漸走入社會。對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，中國內地慢慢變成一個「帶點恐怖」的陌生鄰區。生活在殖民統治下，他們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，而是平凡地長大了，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，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。漸漸地，香港的閱讀視野開始向本土轉移。在這個轉移過程中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「麥理浩之治」具有標誌性意義。正當壯年的金庸，1972年9月完成最後一部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後封筆，可以看作香港閱讀視野變化的風向標。而外表玩世不恭內心江湖道義的章小寶，或許正是金大俠給新舊交替中香港人的畫像。

（四）香港修例風波與讀書活動。回歸以後，香港的閱讀視野重新投向整個國家。但是，過程充滿曲折，衝突時有發生。這次修例風波，把兩者之間的矛盾推向極致。中資機構、內地籍大學生、說普通話的人，都成為衝擊對象。暴力不斷升級，極端主義者甚至提出「攬炒」口號，以香港百年基業為人

質，大有「港獨」不成便同歸於盡的囂張和癡狂。

正當風雨如磐之際，在趙從曼女士的促成下，香港青年學生參與了「七十年七十城聯讀」活動。整個活動包括三場讀書分享會，分別由香港青年協會、香港華青會、漢鼎書院承辦。青協以漂書為特色，主要面向香港本地青年；華青會請來海歸精英導讀，主要面向內地出國留學返港的青年；漢鼎則是家長、學生、老師、嘉賓共讀，內容豐富而立體。

經過這場修例風波，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，香港的角色和作用已然今非昔比，關注重心應從政治、經濟的硬件比拚中，更多地轉向教育、文化的軟件開發上來。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，讓香港充分利用國際性城市的特色和對外聯繫廣泛的條件，更好地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，承擔起國家雙向開放橋頭堡的歷史責任，積極主動地促進國際人文交流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，講好中國故事。如然，我們這場讀書活動，就恰逢其時，風雲際會，進入歷史的大視野了。

一百多年來，香港一直都在適應環境，不斷書寫傳奇。今天，這顆飽經滄桑的東方之珠，又處於新一輪深刻變革之中。在這裡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首小令：

風微涼，水微涼，
鳥語啾啾晚菊黃。
白沙隱約霜。
好兒郎，沐朝陽，
天作錦雲海作床。
將身浪裡狂。

這首長相思令，本來是我前幾天去香港淺水灣晨泳時填的。當時諸般感受，時節不居，涼意漸起，噪音不已，還有弄潮兒搏浪的激情，正正切合了當下對香港的期許。



■香港青年學生參與「七十年七十城聯讀」活動。 中新社